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朱堦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本紀一

復徵曰按說文紀絲別也總之為綱周之為紀又廣韻事也經紀也葢經紀其事著之編簡也今帝紀如秦始皇之嚴核項羽之綜括高帝之淹貫而作史之法盡矣

秦始皇本紀　漢司馬遷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户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驁王齮

麃公等為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歲大饑

四年扳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劒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

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毒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

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强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

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

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
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
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毐嫪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
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
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十七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頴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内羌瘣伐趙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甞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

覺之體解軻以狥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壊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强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

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幷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

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
計絶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
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
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
御史大夫刼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
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
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
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

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勿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

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于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

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户北據河為塞並陰山

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户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宫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産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

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
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
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于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黄腄
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邪大樂之
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户瑯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瑯邪
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
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
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

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
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
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
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
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
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
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

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冠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户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葢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瑯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

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

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
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
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
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求弗
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
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

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賔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

內外除暴強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
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内視聽不怠作
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
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
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
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

羊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羡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

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甞逋亡人贅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

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宫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它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内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賔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

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

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

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宫隱宫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宫三百關外四百餘于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説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

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

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

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
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
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
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
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
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
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
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

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隧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

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
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
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
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
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遊
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
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

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
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
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
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廵天下周覽遠方遂
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
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
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强暴虐恣行
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

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息暴悖亂賊
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幷宇兼聽萬
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
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
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
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
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
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

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嵗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

至平原津而病秦以名法繩臣下臣下所以禦其上者由恐懼生蒙蔽由蒙蔽轉入游戲名法之用以游戲終而國從之乃知先王德禮之所以久也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

上死趙高故甞敎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

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宫觀百官竒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

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世不軼毁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内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毁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見

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

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决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

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内宫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賔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四月

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弗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狥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

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代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

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以秦末土崩而猶能誅陳勝項梁魏咎固强兵之餘效也然秦隨以亡民動盜起勝之而無補於亡況不能勝之乎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

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刼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

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乗毋其實吾欲造千乗之駕萬乗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刼吏案責他罪去疾刼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

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郤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

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内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刼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宫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宫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

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户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

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

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于齋宮三族高家以狥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

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七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本紀二

項羽本紀 漢司馬遷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

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敎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賔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

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劒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

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于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狥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狥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

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

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鷄石

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别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别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

後也于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

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

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
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
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黄攻陳
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
士卒恐乃與吕臣軍俱引兵而東吕臣軍彭城東項羽
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
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
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

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

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䖟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

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僇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

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

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

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

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户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

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

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畧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覇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

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臣為韓王送沛公良此時非沛

公臣也尚不忍負之其於韓何如哉留侯此一念與諸將相本領不同然留侯自言項伯殺人臣活之項伯之與留侯猶如姬之於信陵項伯初意止要留侯同去留侯不去而入告沛公項伯欲救留侯自不得不併救沛公留侯蓋以殺沛公一事委之項伯此項伯反為留侯用而不得去者也

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説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

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
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
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
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
者備它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
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
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
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

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謝羽辭氣只合如此却妙在入關秋毫無所犯等語先向項伯講明傳意項王後又留與樊噲代為說透此處全然不露益謝羽只在平其氣耳不必與論事理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

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劒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

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劒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

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它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封侯之賞四字是盟主事噲折項王雖理直氣強然出此四字明以盟主推項王項王意滿而心解矣立言之妙如此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

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

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謝羽鴻門是何等危事部署詳妥乃能履危而安其間機緣所湊有少一人不得省一步不得者節次所置有多一語不得錯一着不得者此是古今應變解紛一大關目太史公寫一榜樣示人當細看之益人智慧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

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帝王有帝王之分羣雄有羣雄之分項梁之分止於破秦濮陽項羽之分止於西入關梁濮陽以後羽入關以後着着皆錯分止於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梁可為羽而羽可為沛公矣）人或說項羽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

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

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

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愽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户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

擊殺之江中三代以後取天下自不免有暗昧處如羽之陰遣人擊殺義帝暗昧得拙而淺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

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

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狥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狥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

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

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横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

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

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黄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户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

怒烹周苛幷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
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
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
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
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
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
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
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

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羮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

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雄雌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

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
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
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
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
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
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
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
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

阬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强刼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黄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争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

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

欲西歸張良陳平説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

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于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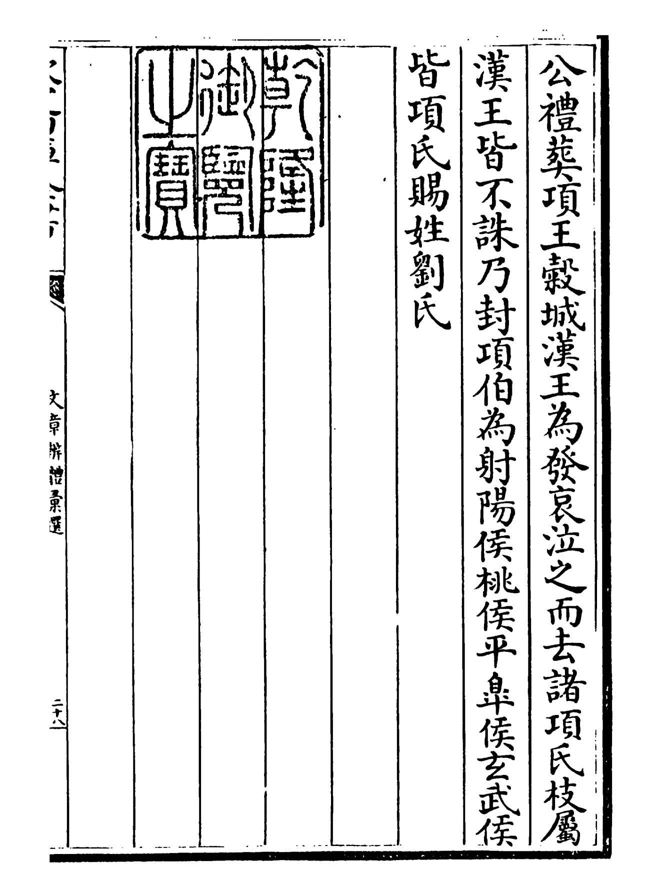
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

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

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常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軍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

萬户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



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皐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八十至八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朱堦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

明 賀復徵 編

本紀三

漢高祖本紀 漢司馬遷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

為人隆準而龍顔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黒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酒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及見怪歳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

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
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
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
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
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
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
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
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

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

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

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

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

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

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令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

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

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

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畧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强常乗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

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
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
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
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
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
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
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
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説沛公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沛公踞洗為酈生者惟有長揖不拜而已酈生長揖不拜為沛公者惟有攝衣起謝延上坐而已此英雄機鋒相撩處庸人不知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狗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畧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

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强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

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

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

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

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内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

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

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

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

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絶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

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
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
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
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
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
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
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
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敗走廢丘漢王

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畧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吕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畧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户繕治河上塞諸故秦

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
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
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
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内虜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陰
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説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
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
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
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内兵收

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
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
叛之田榮弟横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
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
刼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
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
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

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
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
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
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
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
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
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
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

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衞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内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絶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説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

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

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

與之戰破楚必矣袁生此策亦漢得天下要着楚雖勝漢力疲而神亂矣所倫者多一語尤居要可悟兵家分合勞逸之故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皐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

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
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
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
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
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
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
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

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
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之時彭越將
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若漢
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
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
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

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説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

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强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

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强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皐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

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

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郤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

八萬遂畧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此何時而猶不敢當帝位然立漢社稷立太子則漢二年事也其意向局面久定矣葢所可自許者有天下之才故未爲天子之前自視常若有餘所不敢自信者有天下之心故既爲天子之後自視反若不足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

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

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宫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説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

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馬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於睢水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於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於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於此而敵不得倫之於彼者曰警着敵倫之於此而我引之於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着我與敵俱不

得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即為我所利者曰應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着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郤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

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

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黄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墯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

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

以加也高祖乃説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懐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
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宫春夏
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宫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
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
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以
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黄等刼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
也其赦代吏民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
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

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黄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闗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

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

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為吳王漢將別
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
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
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
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
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刼掠者皆赦
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
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

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歳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首蕭何次曹參次王陵陳平一一問過其意全不為漢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所以備呂氏者何如也問至王陵人數已窮而猶問其次尤為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狠甚但此時發付只宜如此然上亦知呂氏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户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

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内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輙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